

谿谷

山

臥

游

錄

序

子履先生襟抱冲和天機清妙夙世詞客既下筆如有神前  
身畫師更超心而鍊冶所撰谿山卧游錄藝林秘笈畫苑通  
津窮殊相於雲烟中經三折覽名流於湖海旁貫百家洵足  
開萬古之心胸總六法之關鍵言皆有物盡度金鍼傳之其  
人共欽鴻寶嘉慶己卯閏月朔借讀於都門虎坊橋旅次敬  
題數語還之粵嶽山人黃培芳



序

伸紙一幅其猶古者太素之象乎倏焉而層巒疊嶂平疇綠野喬柯千章歧路四達村郭橋梁漁莊蟹舍樵牧之逕僊隱之廬呀者歔者蛟者繚以曲窈而深者尺幅繪千里之景寸楮作尋丈之勢古人所謂宗師造化收萬物於筆端掃萬趣於指下者畫之爲義大矣哉學者以畫求畫則刻劃之跡重不以畫求畫則筆墨之道乖非傷於巧卽失之俗不隣於滯或失則野終其身于畫中而卒莫知其所由來此俗工之所以不足與言畫也善畫者能與古人合復能與古人離會而通之春秋冬夏皆畫景也晦明風雨皆畫意也烟斜霧橫皆畫態也名山佳水皆畫本也抑且謝華啟秀通之于詩文篆籀分隸通之于書法實處皆空空處皆實通之于禪理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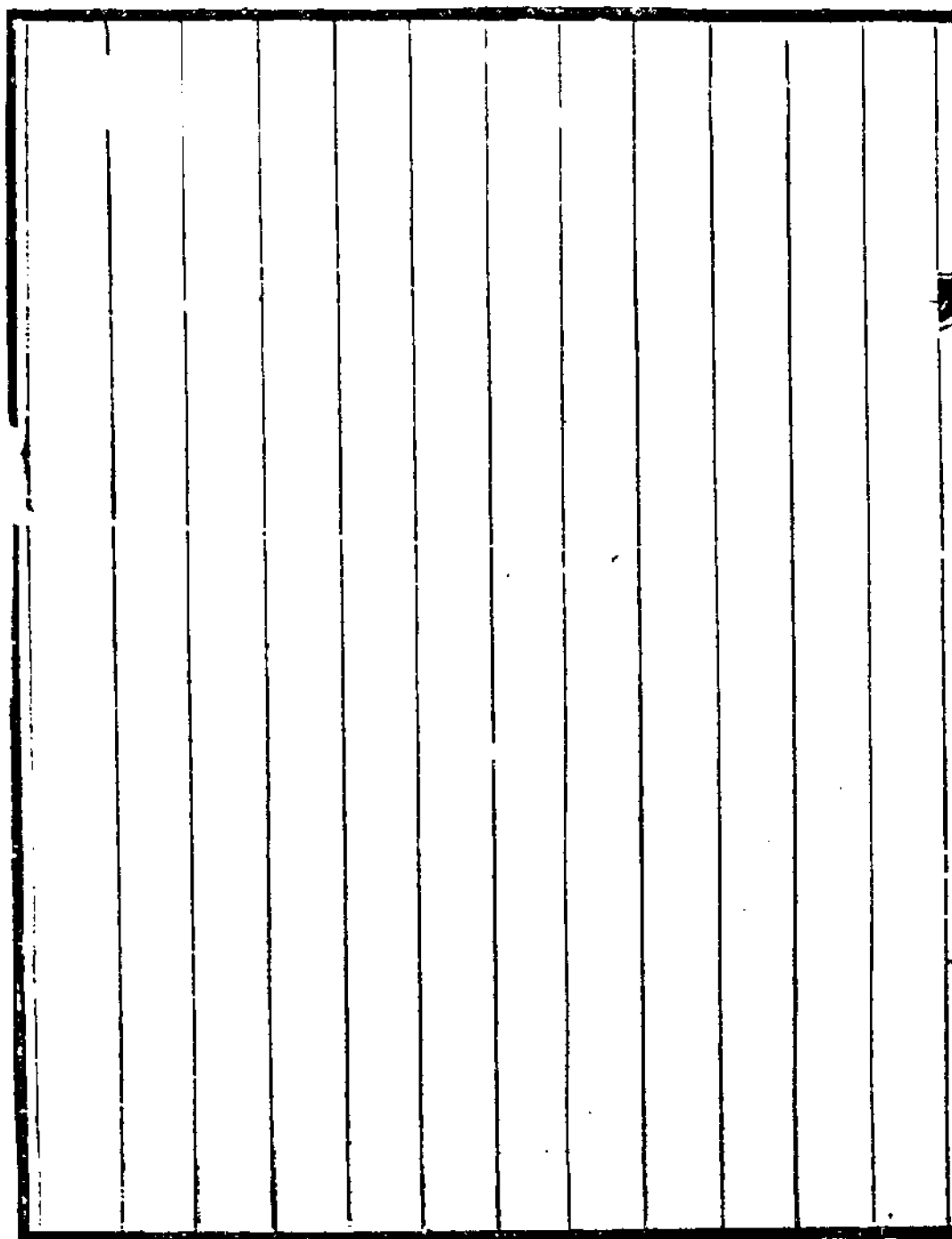
讀萬卷走萬里宕軼其氣縱橫其才擴充其見聞寬博其意  
趣然後烟雲邱壑全涌而出就其性情品概師承家法各於  
近者而有得焉得其工者至能品得其化者至神品得其超  
者至逸品後之人往往贗前人作其畫可贗其至處不可贗  
也吾友婁東盛君子履邃於學工於詩好山水遠遊並通之  
於畫其揉皴運筆如百鍊鋼揮灑一氣不規模古人而獨具  
古人之神髓年來秉鐸山陽其地濱淮負海有水無山彌望  
葭菼間以髡柳勝情勝具無可適者一瓊蕭然日以詩畫自  
娛曾慕宗少文澄懷觀道乃著谿山卧遊錄裒輯曩聞叅以  
己意並時賢議論與素所識善畫者悉載焉而以余名殿其  
後且屬作序言余雖好之而不足以知之卽知之而不足以  
及之今以余所知者質之於子履其言或與是書相發明固

不妨並存抑其理通於是書之外亦可脩一說或其識見未逮而子履有以進之余更轉益多師故不敢以不文辭是爲序道光二年歲在壬午十月陽湖惲秉怡



序

余不解作畫而性喜讀畫憶昔侍先慈偕潔士舅氏品評畫家舅氏謂國初以婁東三王爲最其能傳衣鉢繼美宗風者近惟盛廣文子履而已余心焉誌之而未識先生之面與先生之畫也比及癸未奉檄新安路經淮浦過舅氏廨齋得見先生之畫蒼秀渾成蓋純以氣韻勝者越十年癸巳持節南河始得見先生之面吐屬風雅神志超曠其視富貴功名真如浮雲過眼故能寄情六法與山水結世外緣也今春出是編見示余受而讀之知先生亦習聞先慈名深以不獲見筆墨爲恨因出家藏畫冊奉質並贅數語以誌景仰道光乙未花朝前三日長白麟慶題於水木清華之館



題辭

一代高名盛孝章風流亦似米襄陽  
卧游祇有溪山好五月風泉作意涼

我亦谿山愛卧遊冷煙疎樹畫屏秋  
殘年最憶西泠事一抹殘霞水北樓

畫林精舍小華胥新詠分明重石渠  
經歲征鴻八千里有人曾寄海東書

朝鮮鮑馬洪海居讀余畫林新詠以畫幅詩集見寄

冷署春盤苜蓿紅遠勞河上寄郵筒  
一編便是游仙枕蓬島樓臺在此中

道光乙未二月杪年愚弟錢唐陳文述題於秦郵雲影湘波舟次

自序

余性嗜泉石情耽翰素六法之學廿載於茲筆鈍若椎心頑  
肖鐵意情偶托鏤弗舍寘沿討所悉畧可贅陳粵自兩晉暨  
乎六朝三祖之稱四聖之目復乎尙已摩詰畫師將軍小李  
南北別其派唐宋衍其支逮自元明迄于

聖代名家林立鴻製瞻列後進之士追維典型通厥流貫師  
承授受蓋可得而稽焉夫會臺雲構祇一壝之所基滄溟水  
深乃百川之統滙彼陟岡者中道而止問津者自厓而返卽  
此藝成而下曷以技進乎神末學膚約詣力單弱敝屣而弃  
荆關望洋而詫范李習率易爲高雅矜詭放爲離奇以空諸  
所有爲士人家風以自我作古爲才人能事不知精能之至  
乃顯神通絢爛之極方歸平澹昔者華亭擊節於吳興石師

服膺於墨井營邱之千巖積雪忠恕之一角遠嵐不以疎密  
分高下也石翁之氣格渾成六如之風流蘊藉不以濃澹區  
優劣也今欲不遵矩矱別擅心裁盡弃筌蹄獨誇妙悟不學  
無術貽舛滋多更有剽竊墨藁鈎摹粉本鏤碧裁紅模山範  
水岡巒拱揖之法徑路遠近之形竹樹偃仰之容屋宇向背  
之勢雀燕銖兩不啻乎定式鳶魚飛躍頓失其靈機欲步北  
苑之後塵直比南宮於優孟虬鱗之松髯歷居然黃鶴山樵  
鼠足之點蕭疎自詡梅華庵主此又成規是襲真趣無存詩  
書之氣積之也不深磊落之懷發之也不暢方斯之技奚足  
多焉下析流弊上究情歸資深逢原博綜約守功候所臻匪  
伊朝夕一隅眇覲寸管是窺聊尔箸錄有慙證辨狹見疏漏  
諒不足譏續有見聞重爲綴輯云爾道光壬午孟冬十日

校訂姓氏

錫嶺達 麟厚莽

大庾戴嘉德立齋

鄭州李廣颺小洲

曲阜孔憲彝繡山

蘇州王其福春畬

常熟張定鋆竹垞

山陽郝其燮杏樓

山陽李續香少白

山陽李啟山子沚



題跋

觸熱作襌襪子不如谿山之在几案間也逃暑爲河朔飲不如卧游之訂翰墨緣也朗抱若月清思湧泉結構邱壑吐吸雲烟若子履者其詩仙耶其畫禪耶其旁薄萬有博綜諸家而神明于宋元者耶僕非子美君是鄭虔能無對清尊以賞翫而贈君以簷花細雨之篇嘉慶戊寅長夏同里汪彥博題于宜南寓舍

嘉慶己卯初夏病起訪子履于古藤書屋出卧游錄見示余愧未諳畫理不能強作解事然觀其辨別流派上訴真宰雲思霞想望之如神仙中人真足樹畫苑之先聲增藝林之聲價者矣時子履將束裝南歸離緒黯然率題數語異日續有增補當不吝郵筒之惠寄也吳縣吳慈鶴

十數年來朋舊凋謝其存者亦蹤跡濶疎惟子履會合淮浦  
往來談藝富有篇什嘗爲余畫靈芬館弟九圖極幽篴深邃  
之致又贈余衆山一覽圖卷尤蒼潤有古大家氣骨是編以  
無聲詩寫有聲畫揮麈清談皆詩人吐屬非模山範水作畫  
師習見語若僅泥六法以求之猶不足以盡作者之妙也道  
光戊子孟陬吳江郭麐

谿山卧游錄卷第一

鎮洋盛大士子履

士大夫之畫所以異於畫工者全在氣韻間求之而已歷觀古名家每有亂頭龐服不屑求工而神致雋逸落落自喜令人坐對移晷頓消塵想此爲最上一乘昔人云畫秋景惟楚客宋玉最佳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自在言外卽此可以窺畫家不傳之秘若刻意求工遺神襲貌匠門習氣易於沾染慎之慎之

書畫本出一源昔聖人觀河洛圖書之象始作八卦有虞氏作會作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屬稽其體制多取象形書畫源流分而仍合唐人王右丞之畫猶書中之有分隸也小李將軍之畫猶書中之有真楷也宋人

米氏父子之畫猶書中之有行草也元人王叔明黃子久之  
畫猶書中之有蝌蚪篆籀也夫書至蘇黃米蔡縱橫揮霍變  
化淋漓而於晉人之餘風則漸遠焉畫至倪黃吳王千態萬  
狀陽開陰合而於唐人之餘風則漸遠焉近日俗書專尚勻  
淨配搭字畫大小疎密悉中款式書非不工也而其俗在骨  
不可復與之論書矣近日俗畫專尚形模如小女子描鉤花  
樣一筆不苟畫非不工也而生氣全無不可復與之論畫矣  
故初學畫者先觀其有生氣否

畫有七忌用筆忌滑忌軟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  
而膩忌叢密而亂又不可有意着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  
迫由澹入濃磊落者存之甜熟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  
破之則觚稜轉折自能以心運筆不使筆不從心

畫有三到理也氣也趣也非是三者不能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純綿裹鐵虛實相生學者入門務要竿頭更進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方得宋元三昧不可少自足也此係吾鄉王司農論畫秘訣學者當熟玩之

畫有六長所謂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是也六者一有未備終不得爲高手

畫有四難筆少畫多一難也境顯意深二難也險不入怪平不類弱三難也經營慘澹結構自然四難也

畫家各種皴法以披麻小斧劈爲正宗畫固不可無皴皴亦不可太多留得空際正以顯出皴法之妙

畫樹法四筆卽成樹身而四筆之曲直全視乎一筆之曲直樹至四五株卽成一林參差交互若相爭又若相讓然須有

相爭之勢不可露出相讓之迹

畫樹葉法起手先須緊貼在樹身上由內而外由澹而濃由淺而深由疎而密

畫石法先分三面兼方圓而參之以匾大小相間左右聯絡去其稜角而轉折自然方爲妙手

畫山或石戴土或土戴石須相輔而行若巉巖峻嶺壁立萬仞固須石骨聳拔然其岡巒遷迤處仍須用土坡以疏通其氣脉蓋有骨必有肉有實必有虛否則崢嶸而近於險惡無縹緲空靈之勢矣

畫泉須來源綿遠曲折赴壑惟于山坳將成未成時視其空白可置泉者先引以澹墨山坡漸濃則泉自夾出若有意爲畫泉地步恐畫成終欠自然也泉不可無來源亦不可無去

路或屋宇鱗次而其上乃有飛泉冲激或懸厓瀑布而其下  
又無澗壑可歸此皆畫家所忌

畫平沙遠水須意到筆不到且漁莊蟹舍白蘋紅蓼映帶生  
情或卧柳於橋邊或停橈於渡口或蘆花之點點或蓮葉之  
田田皆不可少之點綴也若必細鈎水紋卽非大方家數  
畫雲有大鈎雲小鈎雲法凡疊巘重岡深林杳靄必有雲氣  
往來畫山頭半截中斷處卽雲氣也又恐過於空廓故隨其  
斷處畧鈎數筆以見神采此卽工綴畫亦不可過於細鈎若  
做米家父子及高房山則尤要活潑潑地每見近人於山腰  
樹杪突起白雲重重鈎勒似花朵者望而知爲俗手

畫屋宇或招遠景或工近游或琳宮梵宇意取清幽或鏤鏤  
雕甍體宜宏敞郵亭候館羈旅之所往來月榭風臺名流之

所觴詠雲扁岫幌隱者之所盤桓茅舍枳籬野人之所憩息  
須一二配合不可移置他處而屋之正側轉遞左右廻環高  
下縈繞尤當運以匠心

畫橋有高橋石橋小橋板橋之異高橋石橋須有橋欄小橋  
板橋不必着欄也亦視乎邱壑之所宜

畫江海大船須有風檣奔駛之勢若溪邊垂釣一葉扁舟只  
以一二筆了之至於載酒嬉春攜琴放鶴夕陽簫鼓明月笙  
歌皆宜鈎摹工細不可草草

畫帆影須隨風色葭蒲楊柳落雁飛鳬皆風帆之襯筆也若  
帆向東而草樹沙鳥皆向西是自相矛盾矣以上數條爲初  
入門第一要義神而明之用法而能得法外意陽施陰設離  
奇變幻非可以一格論也

唐人畫鈎勒工細非旦夕可以告成故杜陵云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自元四大家出而氣局爲之一變學者宜成竹在胸了無拘滯若斷斷續續枝枝節節而爲之神氣必不貫注矣譬之左太冲三都賦必俟十年而成若庾子山之賦江南則不可以此爲例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不知此旨者雖窮年皓首罕有進步又坡翁題吳道子王維畫云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吾觀二子俱神俊又于維也歛衽無間言此詩極寫道子之雄放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是何等境界乃至摩詰祇寫其詩境之超畫在不言之表而其服膺無間者在此不在彼此真善於論畫者也

凡學畫者得名家真本須息心靜氣再四翫索然後濡豪伸  
紙畧取大意興之所到卽彼踈我密彼密我踈彼澹我濃彼  
濃我澹皆無不可不必規規於淺深遠近長短濶狹間也久  
而領其旨趣吸其元神自然生面頓開學者見古人名蹟或  
過眼卽弃或依樣鈎摹胥失之矣

國初畫家首推四王吾婁得其三虞山居其一耕烟散人少  
受業於染香庵主又習聞烟翁緒論則虞山宗派原不離婁  
東一瓣香也耕烟資性超俊學力深邃能合南北畫宗爲一  
手後人不善學步僅求之於烘染鈎勒處而失其天然宕逸  
之致遂落甜熟一派憶余初弄筆亦從耕烟入手虞山吳竹  
橋儀部蔚光謂余曰耕烟派斷不可學近日流弊更甚子其  
戒之余初不以爲然數年來探討畫理乃知此言不謬不學

耕烟固無以盡畫中之奧窔若初學先須放空眼界導引靈機不宜專向耕烟尋蹊覓徑同於東施之效顰

麓臺司農論畫云明末畫中有習氣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厲本混淆竟成流弊近日虞山婁東亦有蹊徑爲學人採取此亦流弊之漸也

司農又云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者於畫時要安閒怡適掃盡俗腸次布疎密次別濃澹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泊若毫無定見布樹列石逐塊堆砌扭捏滿紙意味索然便爲俗筆矣今人不諳畫理但取形似墨肥筆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澹者謂之高逸色艷筆嫩者謂之明秀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以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又云設色者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但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至於陰晴顯晦朝光暮靄嵐容樹色須於平時留意澹粧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也

司農畫法吾鄉後進皆步武前型然不善領會則重滯窒塞亦所不免蓋無鍊金成液之功則必有劍拔弩張之象無包舉渾淪之氣則必有繁複瑣碎之形司農出入百家成此絕詣今人專學司農不復沿討其源流是以形體具而神氣耗也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神與其骨夫杜陵所以推爲詩聖者上至三百篇下至漢魏六朝無所不學然後有此神骨

作畫亦然先於神骨處求之則學司農者不可不兼綜諸家以觀其會通矣

詩畫均有江山之助若局促里門蹤跡不出百里外天下名山大川之奇勝未經寓目胸襟何由而開拓

畫有士人之畫有作家之畫士人之畫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畫工而未必盡妙故與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

雲間雙鶴老人沈師峯

宗敬

筆意超古不入時目然蒼而彌

秀枯而彌腴南宗一大家也嘗言畫有以邱壑勝者有以筆墨勝者勝於邱壑爲作家勝於筆墨爲士氣然邱壑停當而無筆墨總不足貴故得筆墨之機者隨意揮灑不乏天趣

元倪雲林王叔明吳仲圭黃子久四家皆出於董巨董巨在宋時已脫去刻劃之習爲元人先路之導趙吳興集唐宋之

成開明人之徑雙鶴老人謂其工細蒼秀兼擅其長然未易學也明人喜學松雪而得其神髓者惟六如居士耳國初多宗雲林大癡名流蔚起承學之士得其一鱗片爪亦覺書味盎然

雙鶴老人云文沈唐仇爲明四大家仇畫極工細直接小李將軍及北宋諸子而用筆有致非描摹時手可以亂真然子不願爲也石田筆墨蒼古幼嘗臨仿六如兼宋元法而筆意秀逸超宋格而參元意予竊慕焉若文待詔則非三子可比至於董文敏則又自出機杼幾欲目無前人若平心而論不及古人處正多但用筆有超乎古人之妙者乃其天資獨異耳

又云雲林伯虎筆情墨趣皆師荆關而能變化之故雲林有

北苑之氣韻伯虎參松雪之清華其皴法雖似北宗實得南宗之神髓者也

石門方蘭士薰山靜居畫論云 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爲一

宗奉常祖孫爲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癡一派爲法兩家設教字內法嗣蕃衍至今不變宗風廉州追摹古法具有神理石谷實得其衣鉢故工力精深法度周密時輩僅以寸縑尺楮爭勝至屏山巨幃等丈計者石谷揮灑自如他人皆避舍矣西廬麓臺皆辦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樵一渲一染皆不妄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真麓臺壯歲叅以己意乾墨重筆皴擦以博渾淪氣象嘗自誇筆端有金剛杵其蒼蒼莽莽長於用拙是此老過人處

江上外史笄

重光

畫筌一書得六法秘訣摘錄數語以爲宗

法 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巒交割以清爲法 主山正者  
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 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色時多  
沈靄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愛空濛 山從斷處而雲  
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 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鳬雁利  
竿樓櫓戍壘漁罩爲映帶村野以田廬籬徑菰渚柳堤茅店  
板橋烟壚渡艇爲鋪陳 石之立勢正走勢則斜坪之正面  
平旁面則仄 半山交夾石爲齒牙平壘逶迤石爲膝趾山  
實虛之以烟靄山虛實之以亭臺 山外有山雖斷而不斷  
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 坡間之樹扶踈石上之枝偃蹇  
一木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乘除宛同一木  
烟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 樹惟巧於分根卽數株而  
地隔石若妙於劈面雖百笏而景殊 石有剝鮮之色土有

膏澤之容。山隔兩崖樹欹斜而援引水分雙岸橋蜿蜒以  
交通。尺幅小山水宜寬尺幅寬邱壑宜緊。眼中景現要  
用急迫筆底意窮須從別引。峯巒雄秀林木不合蕭疎島  
嶼孤清室宇豈宜叢蘖。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盡而意完今  
人有畫無題卽強題而意索。雲擁樹而村稀風懸帆而岸  
遠。人不厭拙只貴神清景不嫌奇必求境實。山下宛似  
經過卽爲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墨帶燥而蒼皴  
兼於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丹青競勝反失山水之真  
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境。怪僻之形易作作者一覽  
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輕拂軼於濃纖有渾  
化脫化之妙獵色難於水墨有藏青藏綠之名蓋青綠之色  
本厚而過用則皴筆全無赭黛之色雖輕而濫設則墨光善

掩

吾鄉王東莊居士<sup>昱</sup>六法心傳云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又云氣骨古雅神韻俊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又云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司農有倣古畫冊名曰液萃其陽開陰闔沈鬱蒼莽之氣如神龍變化莫可尋其端倪丙子初夏余客吳門慕氏司農後人王丈健齋携此幀來訪余得而飽觀焉每幅皆司農自爲題跋余旣臨摹一遍復錄其跋語以誌緒論於勿忘且深以

得見爲幸也吾鄉陸聽松山人所見書畫錄中亦載之

第一幅倣董北苑 六法中氣韻生動至北苑而神逸兼到  
體裁渾厚波瀾老成開以後諸家法門學者罕觀其涯際余  
所見半幅董源及萬壑松風夏景山口待渡卷皆畫中金鍼  
也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火未見者無論幸而得見不求意而  
求迹余以爲未必然另行 余奉勅作董源設色大幅未敢成  
稿先以此試筆並識之麓臺祁

第二幅倣黃大癡 張伯雨題大癡畫云峯巒渾厚草木華  
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  
余倣其意并錄數語

第三幅倣趙松雪 桃源處處是僊蹤雲外樓臺倚碧松惟  
有吳興老承旨毫端涌出翠芙蓉 趙松雪畫爲元季諸家

之冠尤長於青綠山水然妙處不在工而在逸余雨牕漫筆  
論設色不取色而取氣亦此意也知此可以觀鵲華秋色卷  
矣

第四幅倣梅道人 梅華庵主墨精神七十年來用未真此  
石田句也石田學巨然得梅道人衣鉢欲發現生平得力處  
故有此語然猶遜謝若此余方望涯涉津欲希蹤古人其可  
得耶

第五幅倣高房山 董宗伯評房山畫稱其平澹近於董米  
余亦學步久而未成方信古今人不相及也

第六幅倣黃鶴山樵 叔明少學右丞後酷似吳興得董巨  
墨法方變化本家體瑣細處有淋漓蒼莽中有嫵媚所謂奇  
而一歸於正者雲林贈以詩云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

無此人不虛也

第七幅倣一峯老人 大癡畫經營位置可學而至其荒率蒼莽不可學而至若平林層岡沙水容與尤出人意表妙在着意不着意間如姚江曉色沙磧圖是也若不會本源臆見揣摩疲精竭力以學之未免刻舟求劍矣

第八幅倣巨然 巨然在北苑之後取其氣勢而觚稜轉折融和澹蕩脫盡力量之迹元季大癡梅道人皆得其神髓者也此圖取溪山行旅烟浮遠岫意而運氣未能舒展若云紙澁拒筆則自諉矣

第九幅倣雲林設色 雲林畫法一樹一石皆從學問性情流出不當作畫觀至其設色尤借意也董宗伯試一作之能得其髓先奉常倣作秋山最爲得意謹識於後

第十幅倣黃大癡 大癡元人筆畫法得宋派筆花墨瀋間  
眼光窮天界陡壑密林圖可解不可解一望皆篆籀下士嘆  
而怪尋繹有其人食之足沆瀣余倣大癡題此質之識者  
第十一幅倣黃大癡 荆關遺意大癡則之容與渾厚自見  
嶽嵒刻劃圭角纖巧韋脂以言斯道皆非所宜學人須慎毫  
釐有差天池石壁粉本吾師 大癡天池石壁有專圖浮巒  
暖翠中亦用此景皆傳作也誤用者每蹈習氣故作箴語  
第十二幅倣倪高士 董宗伯題雲林畫云江南士大夫以  
有無爲清俗卷帙中不可少此筆也今真虎難邁欲摹其筆  
輒百不得一此亦清潤可喜

總跋 匡吉甥篤學嗜古從余學畫有年筆力清剛知見甚  
正楷摹董巨倪黃正宗屬余倣八家名曰液萃余信手塗抹

稍有形似者弁之曰倣某氏如癡人說夢夏蟲語冰不足道矣耳目心思何所不到出入諸賢三昧關盡籛叢頓開生面良工苦心端有厚望不必問途於老馬也康熙乙酉重陽日王原祁題於穀詒堂

按匡吉姓李氏名爲憲初號匡吉後改匡生崑山人司農之甥善畫山水司農代筆多出匡吉之手後以畫得官

余於鹿城郎芝田茂才

際昌

齋中見王石谷手札與其友人

字元章者見昔人有得意著作慎重愛惜性命與俱雖誘以甘言啖以厚利俱不足動其心也芝田云元章姓顧氏名卓崑山人亦善畫此札得之於廢簏中其畧云王子秋與正叔同館宜興潘元白家盤桓三月日以翰墨爲樂行篋中偶携大卷主人嘆賞不置屬陳其年先生持三十金求易爾時即

堅執不允拙筆固不足重蓋念諸名公題跋實難購求且費三十年精力心血出入相隨一遇能詩善文者卽叩首下拜并餽禮物求之一時好名之過曾與其年云此非利可以動我心者若再益之仍不肯割愛也曩在玉峯求盛珍翁題詠因其無暇暫留案頭不過半月十日之留並非弟有求售之念何至久假不歸一水之隔渺若河漢昔在京師再四相訂蒙許回崑卽還弟念吾兄真意相待無容置喙今屈指已十八年而不發一語料吾兄必寤寐難安者弟老頽朽質素性窒而不化一經發覺勢不能遏兒輩雖屬不肖夙知此卷非可易得斷不忍坐視輕擲也弟與仁兄爲道義交從未有開罪處未審何故將此卷勒住不還望乞示期以便趨領立候好音弟雖耳聾目瞶然事理覷破必不聽吾兄播弄也豈造

此浮浪之言算作完事耶尤爲可怪特此代面惟裁之八月  
十四日弟翬頓首元章道社兄足下

谿山卧游錄卷第一

終

谿山卧游錄卷第二

鎮洋盛大士子履

畫家惟眼前好景不可錯過蓋舊人藁本皆是板法惟自然之景活潑潑地故昔人登山臨水每於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遠眺於空濶處看雲采古人所謂天開圖畫者是已夫作詩必藉佳山水而已被前人說去則後人無取贅說若夫林巒之濃澹淺深烟雲之滅沒變幻有詩不能傳而獨傳之於畫者且倏忽隱現並無人先摹藁子而惟我遇之遂爲獨得之秘豈可覲面失之乎若一時未得紙筆亦須以指畫肚務得其意之所在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

分出遠近故紙上有許多滋潤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用墨須有乾有濕有濃有澹近人作畫有濕有濃有澹而無乾所以神采不能浮動也古大家荒率蒼莽之氣皆從乾筆皴擦中得來不可不知

作畫蒼莽難荒率更難惟荒率乃益見蒼莽所謂荒率者非專以枯澹取勝也鈎勒皴擦皆隨手變化而不見痕迹大巧若拙能到荒率地步方是畫家真本領余論畫詩有云粉本倪黃下筆初先教烟火氣全除荒寒石髮千絲亂絕似周秦篆籀書頗能道出此中勝境

畫以墨爲主以色爲輔色之不可奪墨猶賓之不可溷主也故善畫者青綠斑斕而愈見墨采之騰發

作畫忌用礬紙要取生紙之舊而細緻者爲第一若紙質粗

鬆灰澁拒筆皆不可用然比礬紙則猶爲彼善於此蓋慣畫灰澁粗鬆之紙一遇佳紙更見出色若慣用礬紙則生紙上不能動筆矣

作詩須有寄託作畫亦然旅雁孤飛喻獨客之飄零無定也閨鷗戲水喻隱者之徜徉肆志也松樹不見根喻君子之在野也雜樹崢嶸喻小人之暱比也江岸積雨而征帆不歸刺時人之馳逐名利也春雪甫霽而林花乍開美賢人之乘時奮興也

山靜居畫論云畫藁謂粉本者古人於墨藁上加描粉本用時撲入練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今畫手多不知此義惟女紅刺繡上樣尙用此法不知是古畫法也今人作畫用柳木炭起藁謂之朽筆古有九朽一罷之法蓋用土筆爲之以

白色土淘澄之裏作筆頭用時可便改易數至九而朽定乃以澹墨就痕描出拂去土跡故曰一罷朽筆古人有用有不用大約工緻者宜用之寫意者可不用今人每以不用朽筆爲能事其實畫之工拙豈在朽不朽乎

虞山畫派以耕烟爲宗楊西亭親受業於耕烟可謂得其具體墨井道人吳歷筆墨之妙戛然異人余於張氏春林僊館中見其霜林紅樹圖亂點丹砂燦若火齊色艷而氣冷非紅塵所有之境界虞山人多學耕烟而墨井無人問津蓋耕烟之筆易摹墨井之神難肖耕烟易悅時目墨井難遇賞音也王司農嘗評墨井之畫太生耕烟之畫太熟又云近代作者惟有墨井一人然則學耕烟不成流爲甜熟學墨井不成猶不失爲高品也墨井道人字漁山亦廉州之高弟

耕烟集宋元之大成合南北爲一宗法律則精深靜細氣韻則踈宕散逸其在明四大家則惟六如居士相與頡頏石田則遜其秀逸十洲則讓其超脫衡山更退避三舍矣今之學耕烟者僅求之一邱一壑間而失其天生之氣骨此如西子工顰出於無意不能禁人之不效又烏能教人之盡如其工哉

江左畫家擅門業者吾鄉王氏外惟毘陵惲氏爲極盛香山老人蒼渾古秀出董巨而入倪黃南田翁花卉寫生空前絕後然其山水飄飄有凌雲氣真天仙化人也後人世其家學者指不勝屈又有女史名冰字清於與懷娥懷英先後擅美近聞完顏夫人字珍浦博雅工詩文兼長繪事余友潔士徵君秉怡之妹也余恨不獲親見其筆墨然惲氏一門才俊東

南竹箭靈秀所鍾其信然矣

畫固首取氣韻然位置邱壑亦何可不講譬如人家屋宇堂  
奧前後顛倒雖文棖雕甍庸足道乎故江上外史云畫工有  
其形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  
得意忘象時流託士夫氣藏拙欺人惟神明於規矩者自能  
變而通之故又云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樛縑素拘法者  
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

畫中詩詞題跋雖無容刻意求工然須以清雅之筆寫山林  
之氣若抗塵走俗則一展覽而庸惡之狀不可嚮邇溪山雖  
好清興蕩然矣石田畫最多題跋寫作俱佳十洲畫惟署實  
父仇英製或祇用十洲印記而不署名且古人名畫往往有  
不署姓氏者不似今人之屑屑焉欲見知於人也人各有能

有不能或長於畫而短於詩或優於詩詞而絀於書法祇可用其所已能不可強其所未能果有妙畫卽絕無題跋何患不傳若其題畫行款須整整斜斜踈踈密密真書不可失之板滯行草又不可過於詭怪總在相山水之布置而安放之不相觸碍而若相映帶此爲行款之最佳者也

山靜居畫論云款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者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爲濫觴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腔石角題名而已後世多款題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題非其處則不稱故有由題而妙亦有由題而壞者此又畫後之經營也

余題畫詩多不存藁卽存者亦不盡愜意偶錄截句數首以

博覽者之一哂云翠微橫卧屋西東隔斷莓牆路未通莫訝  
山深蹊徑絕恐勞屐齒到山中雨後雲成縹緲山虎兒筆妙  
絕人寰何當東海披烟霧散髮扁舟任往還漁莊蟹舍蓼花  
洲小景溪山九月秋何處亭臯人忽去晚風吹雨過西樓山  
邨小築水邊臺薄薄霜封淺淺苔紅到門前烏柏樹江干應  
有客歸來

戊子秋余自白門買舟爲皖江之遊有舟中雜詠非爲題畫  
作也然頗與畫意相近有句云兩澗平分水數灣東西邨舍  
路迴環斜陽欲落仍留住楓葉中間一點山又與友人游萬  
松山眺龍山百子諸勝五古一首中有云烟生衲子頭雲過  
樵者足鐮聲響厓路人語答林谷仄磴平亦頗重岡起仍伏  
其於黃鶴山樵畫意庶幾近之

圖章必期精雅印色務取鮮潔畫非藉是增重而一有不精俱足爲白璧之瑕歷觀名家書畫中圖印皆分外出色彼之傳世久遠固不在是而終不肯稍留遺憾者亦可以見古人之用心矣按陶南村輟耕錄載印章制度極詳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着氏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甫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也此雖不可拘泥然亦何可不知其大畧乎

各種顏色惟青綠金碧畫中須用石青硃砂泥金鉛粉至水墨設色畫則以花青赭石藤黃爲主而輔之以胭脂石綠此外皆不必用矣花青須擇靛花之青翠中有紅頭泛出者爲第一淘汰淨盡乳鉢椎細以無聲爲度加膠入巨盞內澄之取其輕清上浮者置烈日中曬乾不可隔宿近日吳門有買製成花青頗可用然而度久則色終黯也赭石亦有製成者却未必佳宜取赭石中堅細而色麗者兩石相摩臨畫時用畧加膠水則色澤鮮潤而靈活藤黃宜用圓而長者俗名圈黃芥子園譜所謂筆管黃也藤黃有毒不可入口法製石綠先要研細亦以無聲爲度總之愈細愈妙臨畫則入膠畫畢則出膠出膠不清綠色卽黯矣胭脂須澄出棉花之細查滓以清水絞出濃汁臨畫時淺深濃澹斟酌用之以花青和藤

黃卽成草綠色花青重者爲老綠花青輕者爲嫩綠藤黃中  
加以赭石謂之赭黃亦可加以胭脂以之畫霜林紅葉最得  
蕭疎冷艷之致胭脂中加以花青卽成紺紫夾葉雜樹亦可  
點綴也石綠惟山坡及夾葉或點苔用之却不可多用雪景  
可用鉛粉然不善用之頓成匠氣

黃鶴山樵於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  
山樵日夕登眺其上因張絹素於壁畫泰山之勝每興至輒  
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山樵皆妙  
於畫且相契厚一日會晤值大雪山景愈妙山樵謂惟允曰  
改此圖爲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傳色何山樵曰我姑試之以  
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沈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  
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然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竒山樵

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  
山樵因輟以贈惟允嘗謂人曰予昔親登泰山者屢矣是以  
知此圖之妙諸君未嘗盡登不能盡知妙處也

近人寫雪景鈎勒處多用濃墨墨濃則空白顯露而積雪白  
厚也然不善用墨而專尙刻露未有不失之板滯者明九龍  
山人王孟端緩云李營邱畫精到造化嘗見其畫雪景峯巒  
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濶全用粉填洵是奇絕

九龍山人云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  
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不有直樹乎曰樹雖  
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法作勁挺之狀特  
曲處簡耳若李營邱則千曲萬曲不下一直筆也

大癡評畫先要去邪甜俗賴四字九龍山人云有一等人事

不師古我行我法信手塗澤謂符天趣其下者筆端錯雜妄  
生枝節不理陰陽不辨清濁皆得以邪楸之有一等人結構  
粗安生趣不足功愈到而格愈卑是失之甜惟神明煥發意  
態超越乃能一洗萬古甜濁耳俗之一字不僅丹華誇目一  
流俗則不韻山谷老人言書畫皆當觀韻李伯時作李廣奪  
馬南騁狀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值人馬應弦使俗手爲之  
當作中箭追騎矣此意最宜領會賴者藉也是暗中依賴也  
臨摹法家不廢倚靠才子弗爲昌黎得文法於檀弓后山得  
文法於伯夷傳愜心處正不在多人亦無從摸着何必拘拘  
焉傍人門戶爲哉

近人寫雨景多仿米氏父子及高尙書法往往淋漓濡染墨  
有餘而筆不足不知元章畫法出自北苑清刻透露筆筆見

骨性嗜奇石每得佳者曲意臨摹惟恐不肖鑒別畫理纖細不遺今古推爲第一元暉早得家學其山水清致可掬畧變乃翁所爲成一家法意在筆先神超象外房山書畫宗董巨中年專師二米損益別自成家評者至有真逸品之目嘗爲李公畧作夜山圖覽之者真覺重山岑寂萬籟無聲龍漏將殘兎魄欲沈時也然則此數公者精意深造夫豈僅以濡染爲能事乎方元暉未遇時士大夫易得其筆墨及其旣貴深自秘重非奉睿旨概不染翰朝士作詩嘲之曰解畫無根樹能爲濛濛雲如今供御也不肯爲閤人此特因其不妄應酬而譏笑之耳今之學米者則全是無根樹濛濛雲而已

嚴滄浪以禪喻詩標舉興趣歸於妙悟其言適足爲空疎者藉口古人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謂之詩有別腸非關學問可

乎若夫揮毫弄墨霞想雲思興會標舉真宰上訴則似有妙悟焉然其所以悟者亦由書卷之味沈浸於胸偶一操翰汨乎其來沛然而莫可禦不論詩文書畫望而知爲讀書人手筆若胸無根柢而徒得其迹象雖悟而猶未悟也

米之顛倪之迂黃之癡此畫家之真性情也凡人多熟一分世故卽多生一分機智多一分機智卽少却一分高雅故顛而迂且癡者其性情於畫最近利名心急者其畫必不工雖工必不能雅也古人著作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曷嘗有世俗之見存乎

郎芝田云畫中邱壑位置俱要從肺腑中自然流出則筆墨間自有神味也若從應酬起見終日搦管但求蹊徑而不參以心思不過是土木形骸耳從來畫家不免此病此迂癡梅

鶴所以不可及也

又云藍田叔戴文進畫家之功力盡矣李檀園程孟陽畫家之風致盡矣四者合而爲一其神味當又何如耶

又云古人以烟雲二字稱山水原以一鈎一點中自有烟雲非筆墨之外別有烟雲也若僅將澹墨設色烘染而成便是畫工俗套

凡刻期索畫必是天下第一俗人若如期作畫又是畫師中第一賤工予畫甚不工然終不肯爲人服役客有索畫者閱數日而催促之則滿擬今日卽畫而必遲之數日矣且敗興之後必無佳筆故雖遲久而終不動筆也不但畫也卽求詩文者亦斷無刻期促迫之理

凡作詩畫俱不可有名利之見然名利二字亦自有辨山中

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自是弟一流  
人物若夫刻意求工以成其名者此皆有志於古人者也近  
世士人沈溺於利欲之場其作詩不過欲干求卿相結交貴  
游弋取貨利以肥其身家耳作畫亦然初下筆時胸中先有  
成算某幅贈某達官必不虛發某幅贈某富翁必得厚惠是  
其卑鄙陋劣之見已不可嚮邇無論其必不工也卽工亦不  
過詩畫之蠹耳

畫中之山水猶文中之散體也畫中之花卉翎毛人物猶文  
中之駢體也駢體之文烹鍊精熟大非易事然自有蹊徑可  
尋猶之花卉翎毛人物自有一定之粉本卽白描高手亦不  
能盡脫其程矧若倪黃吳王諸大家山水此卽韓蘇之文如  
潮如海惟神而明之則其中淺深布置先後層次得心應手

自與古合使僅執一筆二筆以求之失之遠矣

作畫起手須寬以起勢與奕碁同若局於一角則占實無生路矣然又不可雜湊也峯巒拱抱樹木向背先於布局時安置妥貼如善奕者落落數子已定通盤之局然後逐漸烘染由澹入濃由淺入深自然結構完密每見今人作畫有不用輪郭而專以水墨烘染者畫成後但見烟霧低迷無竒矯聳拔之氣此之謂有墨無筆畫中之下乘也

耕烟畫設色纖膩司農畫神氣重滯者皆爲贗品或題款與印章皆逼真而其畫則贗者乃是門下士代作如楊西亭王東莊李匡吉諸家是也較之近人贗作則迥勝矣且有款印皆真畫未盡出色而游行自在兼有意趣者特當時不經意之作其風骨與人迥不同耳

京師琉璃廠肆所見古名家畫大半皆贗品然亦有絕妙之作曾見黃鶴山樵雪景紙本立軸長三尺許濶一尺五寸欸用隸書畫筆道古靜穆斷非近人所能學步索價甚昂余斷不能購細玩竟日歸而夜不能寐明日晨起覓之則已爲有力者携去矣

吾州賞鑒家向推陸聽松山人時化畢竹癡老人灌兩家書

畫甲於吳郡惜余不及見其美富也虞山收藏莫富於板橋張氏余客張氏凡七年所見古大家名家目不給賞而大癡之春林遠岫圖巨幀尤卓絕千古友柏主人題其齋曰春林僊館余坐卧其中徧覽真蹟日夕臨摹楮墨間若有所得館傍有古柏一株聳幹千尋屈曲盤礴主人笑謂余曰此黃鶴山樵筆意也旣而主人歸道山其家中落畫遂散失春林巨

嶂聞以八百金售歸他氏矣迴憶向之剪燈溫酒評畫談詩  
不數年間人琴俱亡風流頓盡言之慨然主人名大鑑字鏡  
之友柏其自號也博雅工詩爲學官弟子有聲以明經貢成  
均不得志而終

聽松山人書畫說鈴云 國朝畫手如王奉常

時敏

王廉州

鑑

王司農

原神

王山人

輦

憚布衣

格後改壽平

吳處士

歷

較之宋

元大家有過之無不及真而佳者今已罕見

又云凡名蹟卽信而有徵於真之中辨其着意不着意是臨  
摹舊本抑自出心裁有着意而精者心思到而師法古也有  
着意而反不佳者過於矜持而執滯也有不着意而不佳者  
草草也有不着意而精者神化也有臨摹而妙者若合符節  
也有臨摹而拙者畫虎不成也有自出心裁而工者機趣發

而興會佳也有自出心裁而無可取者作意經營而涉杜撰也此中意味慧心人愈引愈長與年俱進扞格者畢世模糊用心亦無益也

又云書畫無款非病也宋人無款而且無印者甚多凡院本而應制者皆無印款如馬夏諸公或於下角偶於樹石之無皴處以小楷書名李龍眠能書而不喜書款今人得真蹟而必於角上添龍眠李公麟五字罪大惡極

又云書畫不遇名手裝池雖破爛不堪且包好藏之匣中不可壓以他物不可性急而付拙工性急而付拙工是滅其蹟也拙工謂之殺畫劊子今吳中張玉瑞之治破紙本沈迎文之治破絹本實超前絕後之技爲名賢之功臣

谿山卧游錄卷二

終

谿山卧游錄卷第三

鎮洋盛大士子履

吾州向推畫家淵藪自廉州太守烟客奉常後繼之以麓臺司農海內論六法者必翕然稱婁東其親受司農之枕秘者東莊居士也其淵源家學克紹宗風者蓬心太守暨小蓬貳尹也其私淑司農者則有毛宿亭主事暨其子雙橋上舍顧容堂農部瓣香麓臺筆意凝重有氣骨陸子若孝廉溪山小景其秀在骨不食人間烟火李曉江明府宗法旣正而筆隨心轉動合自然卓然名家風範

吳梅村先生詩名甲於海內畫亦不愧大家余見其條幅扇冊諸作擬之畫中九友當在思翁烟老之間李長蘅程松圓尙有避舍處何況餘子

梅村有題志衍畫山水詩志衍姓吳氏名繼善官成都太守  
梅村族兄死於獻賊之難其倣董巨山水直追古人

畢竹癡老人畫竹木樹石神似古人陸息游居士畫山水生  
氣勃發迥殊近習二君皆賞鑒家而工於畫者

王香祖

浩

畫法原本家傳能以高簡取勝畫中之逸品也家

貧旅食吳門有海門陳氏客居滄浪亭之南主人性愛客招  
香祖至家作畫資以脩脯衣食粗給旋不永年惜夫

王子若茂才

應綬

麓臺司農之裔孫也詩文淵雅精通金石

文字勝游湖海早著才名山水恪守家風氣骨渾厚余昔選  
追袁浦贈之以詩報余以畫客中得此故人實爲至樂今則  
渡江南下久不至浦矣

胡與真居士

琳

亦吾邑人二十年前見其所作已入耕烟勝

境自余遊浙中二年客都門三年羈縻淮壩者十有餘年眷  
念桑梓渺若山河異日重盟息壤白髮清尊重評畫學何樂  
如之

少居里門與二三舊雨評審畫理如陸君子若陸君小史俞  
君殷六余皆親聞其議論惜過眼雲烟不能盡憶及浪遊南  
北與鄉里濶跡後起之秀不乏其人老眼摩挲飽觀翠玉願  
以俟諸異日

近日江左畫家各有好尚吾婁學司農吳下學文沈海虞學  
耕烟鹿城王椒畦孝廉

學浩

脫胎司農而變化成轍上追董

巨諸大家郎芝田茂才雅秀蒼潤兼司農耕烟兩家之妙椒  
畦以天分勝而學力足以副之芝田以學力勝而益顯其天  
分之高故有崑山兩大家之目

集古詩卷之三  
二  
椒畦負海內重名而芝田之名人有不盡知者非畫之有優劣也其性懶散又兼口吃見達官貴游必遠避之閉門埽軌以翰墨自娛不求人知故知之者亦少平心而論芝田之精到處宕逸處椒畦容有不及若椒畦之蒼堅渾厚芝田終未肯多讓也

丙子夏椒畦招余同郎澹翁集學圃爲余作扇頭澹墨山水余觀其皴擦烘染由淺入深彌深彌遠所謂墨具五色椒畦深得傳之秘矣

辛未秋芝田爲余寫秋山圖絹本大軸擬黃大癡淺絳法於蒼渾中見腴潤於宕逸中見清遒余題詩云畫山山從天外落畫水水自雲中來五百年間推巨手一峯老人安在哉國初畫法元人肖太原司農擅神妙誰尋其委窮其源鹿城

近得郎士元橫皺側點作劈斧意趣無窮出奇古丹青續就  
懸虛堂往往蛟龍吼風雨虛堂風雨詫通靈聽之無聲似有  
聲真想自在筆墨外烟嵐杳杳雲冥冥贈我霜綃一丈許碧  
山紅樹芙蓉渚有人開徑招仙羣鎮日看雲兩無語我欲乘  
風學冲舉咫尺千山萬山阻安得買藥逢壺公跳身入此圖  
畫中烟霞氣味細領畧開我抑塞之心胸重呼癡仙作仙友  
醉倒瓊蘇百斛酒從此六法窺秘傳解衣旁薄揮長箋隨君  
高馳出塵表蓬萊絕頂崑崙顛空青落手屏障濕寥天萬里  
驅雲烟

味霞山人李

世則

虞山語溪人工琴能詩精岐黃術尤長於

繪事長卷巨幅布置邱壑具有法度雖醉後揮毫亦必心古  
人而追之余初攝管卽師事之時時以甜邪俗賴爲戒一邱

一壑一樹一石皆山人所指授者也既而陸君子若又授余以變化之法又得王君椒畦郎君芝田切磋而磨礪之轉益多師稍有進步而橐筆遠游不得與諸君追隨几案間所以迄無成就也

山人之子馨字小霞年十餘歲卽能揮洒大幅後從椒畦孝廉游其學益大進

屈竹田別駕保鈞胸有畫癖鑒賞極精張氏之春林僊館屈氏之溪山無盡樓皆海虞珍藏書畫之淵藪也余客張氏距竹田居僅里許兩家珍秘得以縱觀竹田子頌滿字宙甫余

於乙丑歲晤見時年僅十三畫法宗北苑大癡生氣滿紙一時有神童之目後數年余游浙中歸聞宙甫遽赴玉樓不勝

悼悵

吳門王竹嶺善寫山水兼有耕烟石師筆意鹿城郎芝田從而受業焉竹嶺負重名吳中學丹青者爭集其門或重幣邀之不當意輒辭去芝田之尊人澹翁聞其名扁舟往訪邀至家客數月而芝田之學大進今其齋中所藏竹嶺畫頗多大約明秀而不入甜俗深厚而不流板滯其標格無愧名家竹嶺名三錫字邦懷吳郡人或云卽東莊之從子蓋自婁遷吳者也畫法清湛出衆嘗有人負錢數緡索畫却之曰古人諛墓得金書碑酬絹顧余豈買畫行同市僧耶人咸服其高致見長洲彭朗峯蘊璨畫史彙傳

吳中明經蔣三島

步瀛

工詩文書法學董文敏寫山水妍秀

飄逸丙子夏日晤於郎芝田齋中三島疎懶性成與人交不作世故惟率真而已

穹窿道士李補樵德善山水幼時與郎芝田同學畫於王竹嶺其畫近荆關一派刻劃中仍有灑脫之致小樓一間面對太湖揮豪落紙筆意翛然絕俗

邵仲游聖藝虞山人耽於六法至老不倦其生平得力處在董思翁余每見其所作雅秀迅之致流溢絹素間昔在虞山時相過從仲游年已七十矣

蔣有筠處士寶亦虞山人余於庚午辛未間見其所畫山水澹遠有不盡之致丙子夏有筠訪余於吳門竟日論畫無倦容其論用筆專尙生趣用墨無取凝肥要於渾厚中見骨采嘗爲友人作澹墨橫幅意致深遠神味靜逸直入古人之室此幅歸於寶山黃平泉家

黃韻山大令泰一峯老人後裔世居虞山北郭解組歸田酷

嗜書畫余過其家左圖右史古香襲人畫法稍變宗風不染  
近人習氣

家少巖以清虞山人乙卯登京兆賢書其畫宗法耕烟經營  
布置具有苦功

姚春帆居士鍾德虞山人少習繪事及遊楚南學畫於蓬心  
太守丙寅丁卯間與余同客春林僊館促坐攜豪互相砥礪  
其功夫極沈着無輕浮淺率之筆而年甫五十窮愁抑鬱客  
死他鄉惜夫

嚴香府少尹鈺嘉定人以太學生獻畫冊邀

睿賞曾遊虞山館於春林僊館時年已六十餘矣春林館藏  
其畫甚多有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  
孤松四軸皆澹宕出俗嘉慶乙丑余館張氏見之深爲欣賞

然未晤其人也丁丑游都下乃與香府晤觀其近製較前所見者更淋漓變化爲之叫絕時年已七十有六精能之至與年俱進所著詩亦流利渾成官居縣尉而意致瀟灑談吐雋雅其自壽詩有云虎頭漫擬癡三絕牛後依然拙一官欲覓丹砂乞勾漏還携烟笠釣滄溟其風致可想已

香府客京師顏其寓齋曰人海行窩余晨夕聚晤甚樂嘗有某太史遣人持巨幅紙索畫香府語之曰要嚴香府畫惟扇頭或可應酬若立軸則可遇而不可求也竟還其紙其人固請香府曰姑留此爲我作包褻雜件可耳

墨香居畫識南漚馮廣文

金伯

冶堂氏所撰詳載近代畫家

搜羅既富採擇亦精余嘗於郎芝田齋中見冶堂畫冊有元人遺意芝田云冶堂家居寒素而性喜推解朋舊中貧乏者

苟告情於治堂無不爲之籌畫也

近時浙西山水首推奚鐵生

岡

鐵生新安人杭之寓公也筆

意超絕余於李虎觀司馬

邦彥

齋中見其做董思翁頑仙廬

圖尤爲神品畫史彙傳云鐵生字純章蝶野子蒙泉外史鶴  
渚生散木居士皆別字也山水瀟灑清潤花卉有憚南田氣  
韻名聞海外遠在日本琉球間所著有冬花庵燼餘藁

吳門李布衣

邦熾

字珊洲虎觀司馬之從弟少孤酷貧自幼

廢書及依虎觀家中見虎觀書法頗嗜臨池行楷皆秀潤有  
致又從余學畫性極穎悟進境甚速不數年遂大成旣而虎  
觀遠宦滇中珊洲無所歸客洛陽抱病旋里卒於舟次

李曉潭

宗埴

虎觀司馬之子司馬有子三人長湘芷博雅能

文次靜埜亦有文望赴京兆試卒於旅次曉潭才名與伯兄

寫山水神韻超邁惜亦不克永其年曉潭之姊氏曰生香  
吳中才媛也適武林何氏旋以病天生香善填詞工寫生余  
有蝶戀花一闕題生香詞藁并柬湘芷昆季云幾日尋春春  
欲暮嬾去尋山却爲尋詩住消得一番春意緒鶯聲三月紅  
闌雨道韞清才工咏絮羣季分箋聽擊花前鼓只剩金爐香  
半縷新詩我欲明朝補

胡東園騷一字淞漁寶山人庚午應京兆試登賢書東園少  
遊京師賃廡於琉璃廠橋之東破屋數椽與賈人襍處而吟  
哦之聲常出金石寫山水得二米房山遺意余自戊辰己巳  
間客中無事惟與東園朝夕染翰以爲樂泊庚午北闈東園  
獲雋余已南歸越三年癸酉秋東園喪其愛子又年荒乏治  
生策狼狽出門之山右卒於途余甲戌至京東園已下世天

之困阨斯人一至於此其筆墨流傳絕少後世誰復知有胡東園其人乎噫

黃明經

培芳

字子實一字香石廣東香山人與陽春譚農部

敬昭

番禺張司馬

維屏

以詩名於嶺海大興翁覃溪先生定

爲粵東三子香石曾爲其友人林辛山大令畫當游羅浮圖水墨絹本極烟雲杳靄之致兩崖之間飛瀑奔注叢樹之內古寺參差坐對怡情頓忘塵想題云白雲山爲羅浮之門戶濂泉蒲澗小有羅浮之勝雲泉山館在焉甲戌初秋與辛山年丈往遊辛山謂未得到羅浮卽此可當遊矣屬寫此圖粵嶽山人培芳并記

近日浙西畫家自奚鐵翁外如馬秋菽太常

履泰

屠琴鵠太

守

傳

徐西礪茂才

鉞

皆上追曩賢升堂入奧者也三君之畫

余所見惟秋葍最多琴鳴次之而皆無藏本西礪於丙子冬  
一晤於杭州旅舍後數年介其友人黃君蓮泉贈余扇頭小  
景仿大癡設色生趣勃然有神無迹曩在袁浦汪已山部曹  
敬齋中見西礪所畫屏四幅皆力追古人而得其神髓者黃  
蓮泉名繩與西礪同里亦工山水兼善花卉寫生

秋葍先生畫以逸品而入神品其贈湖州太守趙季由

學轍

設色立軸尤爲傑構其用筆如魯公書力透紙背而神采煥  
發一氣渾成具見作家本領余嘗投詩於先生有論畫一首  
叙述浙西畫家及於先生先生評其旁云僕於此道媿未夢  
見又可想見其虛懷矣

琴鳴山水其不經意處蒼茫入古渾灝流轉獨得雄直氣發  
爲古文章琴鳴之畫近之矣

琴鵑爲其友人王海村騎尉斯年畫湖樓秋思圖長卷意到興到之作也王君海寧人僑寓錢塘圖寓悼亡之意余亦有設色長卷并題截句云湘簾風動細生波寂歷粧檠點翠螺一樣西湖好明月秋來詩思此樓多

改七薌山人

琦

松江人工填詞畫花卉神似南田山水學十

洲六如其妙處直入北宋人之室余所見工細山水多矣求

其吐弃凡近未有過於七薌者其爲吳江郭頻伽明經磨作

老復丁庵圖及爲余作橫舍課經圖如香霧滿身萬花齊發

而古色黝然迥非俗豔七薌於余畫有嗜痂之癖然余直粗

枝大葉信手塗抹耳若早遇七薌數年得其指授或者稍有

寸進乎七薌之同里雷君存齋

瑩

一字次廬與余同官淮上

工行草亦耽畫學余因雷君得交於七薌又同客袁浦汪氏

歐齋中極觴詠之樂別後郵筒往還幾無虛日余有懷歐齋諸子詩七薌其一也旣而頽伽七薌及已山主人先後歸道山撫今感昔此樂不可復得矣

汪小迂

鴻

蕪湖人畫工細山水兼善翎毛花卉亦寓歐齋每

歲人日余偕諸同人分韻賦詩小迂有人日題詩圖搏沙聚散每一展翫感慨係之矣

畫之巧拙易辨也其神骨氣韻則惟善讀書人方能會心於筆墨之外郭頽伽與錢唐江聽香青皆不作畫而深諳畫理頽伽云畫論雅俗不論巧拙神氣不清雖雅亦俗痕迹未化雖巧亦拙聽香云虛空粉碎匠心非有成心塗抹胭脂有畫卽同無畫

歐齋主人汪已山工詩精書法性愛客吳越諸名流下榻其

齋極東南賓主之美然待俗客頗峻非風雅士卽踵門投刺  
謝弗納也家藏字畫皆精絕無贗品主人本具鑒賞又經諸  
名流所審定者如唐六如之枯樹圖立軸蕭尺木之設色山  
水長卷皆清超雋妙至米虎兒海嶽圖卷疑是名家臨本未  
敢信爲真米然神妙獨絕余有詩云畫家墨法具五色今觀  
此畫方通神不知是烟還是墨落紙盡化空山雲山中雲氣  
互明滅摩盪千山萬山色海水直下天風迴一綫空青變昏  
黑昔聞吳道子名擅開元朝摩詰嗣其舉仙翮神俊本是詩  
中豪後來丹青推二李未許俗手輕鈎描米家父子變成法  
小米意匠尤清超袖中東海蛟龍吼七百年來落君手座間  
狂客兩三人願變春濤作春酒君言翰墨人間傳過眼何處  
尋雲烟若登蓬山采靈藥與子同拍洪厓肩

郭琴材桐吳江人名父之子翩翩佳士余曾於頻翁齋中見其設色山水宗法文衡山王石谷而不襲前人窠臼余贈以詩有云畫家無常師面目妙能改筆所不到處無窮出精采蓋紀實也

頻翁有靈芬館弟九圖余所畫也其弟八圖係仁和蔣君敬所作景色蕭疎老樹一株夭矯簷際沙痕塔影冥濛在望老屋數椽闐其无人其命意之妙用筆之古真非俗士所能夢見余題詩云平林映帶屋數間畫中意致清而閒天寒無人倚脩竹庭戶寂歷門常關老梅一株榦如鐵片片飛花豔於雪寥天月落望參橫何處歌聲訴清切自來佳士妙寫真能以虛際傳精神亦如詩中有真我離貌取神無不可覽者母乃心忡忡白眉未識神仙客頻伽一眉瑩然人呼之爲郭白眉庸知此圖有

深意匪以翰墨爲游戲一代爭傳著作才半生未遂田園計

下牀動足便天涯

類卿移居詩句

別後寒梅着花未少陵野老諸侯

客秋風茅屋吹蕭瑟年年旅食灑西雲身世飄蓬髣髴毛白先生何時歸去來溪流迴綠柴門開鄰翁對飲日之暮日日閒鷗此中住補屋牽蘿事苦辛知君亦是倦游人他年竹樹橫斜外添得林宗一角巾按蔣君字敬之自號採芝生

萬廉山司馬

承紀

江西南昌人歷宰劇縣有政聲治南河屢

著功績爲文章長於奏議詩宗東坡劍南工六書山水愛學米南宮屠琴鳴嘗云此數十大墨點學之二十年不能到廉山何竟得此秘也然廉翁之畫不專學米其渾厚深細處兼有董巨之長丙戌丁亥間余往來袁浦與廉翁時常評畫故知之獨深今其行狀中僅云善學米顛殊未足以盡廉翁之

畫境也時吳門孫子和上舍

義塾

客袁浦與廉翁爲文字交

亦工山水余於張芥翁河帥

井

齋中見其設色條幅有西亭

風致

畢仲白

簡

陽湖人客遊袁浦辛卯秋與余同寓淮海沈叙軒

觀察

惇彙

署中時子和亦在署三人評畫至夜深不倦仲白

之畫縱橫揮灑尤長於巨幅

陳曼生大令

鴻壽

錢唐人書畫皆精絕兼長鐵筆余神交二

十年比與袁浦諸君交則曼生已下世矣有龍池紀游圖設  
色長卷爲已山作飄飄有凌雲之氣

練川之畫檀園居士松圓老人各以瀟洒宕逸擅絕後代百

餘年來名流繼起其爲余所交接者嚴香府外有陳進士

詩

庭

字令華一字妙士嘉慶丙辰從王少司寇述庵先生來游

吾婁其畫蒼潤高秀直入司農之室又有張明經彥會字農

聞程孝廉方濟字玉樵邱茂才叔倫字易齋皆工畫若論老

輩中自當以香府妙士爲最也

孫鑑堂銓一字小迂崑山人乾隆庚子孝廉司鐸南匯墨竹

宗夏仲昭山水水宗黃鶴山樵寫生得白陽筆意亦兼南田法

爲成邸所賞余在京師於張鹿樵舍人大鏞齋中見水墨掛

屏四軸一爲孫小迂一爲王椒畦一爲李曉江一爲顧容堂

四者之中小迂爲最

容堂農部之畫或有過於重滯痕跡未化者曾於屠南塘茂

才處見水墨扇頭清超絕俗脫盡恒蹊始知其能事不可及

也南塘云此幅雜於廢紙中後檢出重付裝池嗟乎吾人之

筆墨其傳與不傳蓋亦有幸不幸焉彼將弃而復存者夫獨

非厚幸乎抑亦筆墨有神不可磨滅也

朱青立

昂之

武進人僑居吳中父

文蝶

字峻三號西巖乾隆

己亥孝廉司鐸興化素工六法青立濡染家學尤得力於惲王諸家余所見扇頭小景筆墨超妙似董宗伯

惲潔士徵君以畫竹著名然山水極清超客游淮陰樓鞅桐帽時相過從一日以畫藁十餘幅示余余盡索取之徵君絕無難色余亦自笑其過貪也徵君工文章喜吟詠世其家學一鈎一點皆讀書人手筆余獨居悶損忽徵君叩門足音跽然則諧笑之聲達於鄰屋不復知日之蚤暮矣

徵君有游天台圖小幅長五寸許極千巖萬壑之觀仙人游戲絕大神通擬之國初諸老則惟香山有此魄力耳

徵君云古人胸列五嶽故靈氣奔赴於腕下今人墨守成規

所畫山水樹石皆如木刻泥塑愈細密愈窒滯矣又云近日江左畫家多崇尚南宗若能於北宗中尋討源流亦足以別開生面余曰南宗固吾人之衣鉢然須用過北宗之功乃能成南北之大家徵君笑而語余曰知言哉

徵君客淮安課讀於王大令趙守戎家皆余所薦也兩家皆藏余畫幅俱不經意之作徵君謂余曰此雖非君出色之筆然卽此山頭焦墨數大點已在六法中喫過多少苦功矣歲暮假館歸陽湖余贈以詩云暫時分手卽消魂風起平沙暮色昏話別慙無新釀酌衝寒幸有敝裘存依人心事憐彈鋏何日溪山穩閉門春水毘陵催客棹遲君重把舊詩論又有高陽臺一闕懷合肥學博陸祁生繼輅兼柬徵君云淝水三竿淮雲千里蕭然兩片寒瓊兒女零丁病魔共此沈綿平安

問訊匆匆報不分明事有難言嘆空梁燕壘歲歲年年別無  
吟嘯登臨地只雲尖釣者小任湖邊微君自稱白雲尖釣徒相見雖稀  
浹旬來往差便聞渠近得君消息把君詩共展燈前黯銷魂  
風也堪憐雨也堪憐

平生所遇畫家甚多然晨夕講貫得師友之益者於微君外  
落落數人而已友人以山水見贈余所尤心愛者必有題詠  
曾題椒畦所贈畫冊有祝英臺近一闕云遠山青深樹碧雲  
氣盪虛白竹石坡邊突兀一亭出正當暑雨初收庭陰落翠  
忽添得一天寒色問平昔除是梅鶴迂癡同君許分席鑿險  
穿幽不到謝公屐一片水色天光迷離莫辨只滿紙莽蒼荒  
率又前調題芝田贈冊云米南宮董北苑神似貌能變粉碎  
虛空獨自闢生面怪君卧病荒江癯顏鶴立偏落筆這般道

健好東絹寫出如此溪山披圖令人羨猿鳥烟蘿孤負十年  
願倘許置我圖中結廬小住請補寫板扉雙扇

錢叔美

杜號松壺

小隱錢唐人山水花卉皆瀟灑拔俗對之

如見黃叔度令人鄙吝盡消嘗爲芥航河帥畫太華聞鐘圖  
是時河帥解組歸秦中圖寓贈別之意渲染水墨迷離隱約  
有黯然消魂之致題款及詩寫作俱妙余亦題其後云關雲  
鬚霜華重華頂鐘聲入詩夢最高寒處悄無人鏗爾鈞鼓  
引丹鳳仙人携帚埽莓苔我公翩然歸去來鯨魚發響翠微  
合嶽雲應爲昌黎開綠野堂中聚朋盍詩聲鐘聲互相答青  
山舊雨暢襟靈漱玉飛泉聽鏗鏘蓮華青杏翳層陰我欲從  
之烟水深偶撫焦桐按弦索爲公手譜還山吟

曩在都門所見朱野雲居士

鶴年

山水清刻峭拔以能品而

兼逸品者也黃左田尙書錢畫法宗北苑巨然曾於友人齋中見之嘆爲神品琉璃廠肆每見尙書所作條幅神氣重滯皆贗作也富陽相國董文恭公畫法得東山尙書之家傳侍直南書房軍機處翰墨皆邀

宸鑒琉璃廠所有者皆是贗品

朱素人本字漑夫揚州人善寫花卉人物兼工山水名與野雲相埒京師有二朱之目

成盥蓀傳通州人山水以烘染見長惟少枯筆皴擦然其佳

處頗近文待詔董宗伯盥蓀來淮客陸春堂從星家春堂與

李少白續香同居少白暨其弟芷江友香皆工詩春堂盥蓀

迭相唱和每遇文酒游醺盥蓀必繪圖紀之

周曉峯汝璠鄭一峯爲章俱淮郡畫家也曉峯設色小景規

樵文待詔意致娟秀一峯縱橫揮霍見真實力量尤長於巨幅二君皆深於六法者吳門所刻畫史彙傳搜羅極富余亦濫廁卷中而二君闕如不能無遺珠之憾也又如虞山李小霞已見卷中而其父味霞山人未見輯錄其實小霞之畫乃原本家法者也余已哀錄數人郵寄吳中屬朗峯彭君補刻矣海內畫家甚多珊瑚鐵網惜未能遍收掌握耳

一峯有贈朱礪南紆設色山水立軸淋漓蒼莽一氣渾淪筆意絕似沈石田

朱澗南字亦僑自號南郭老農先是淮安有熊鶴亭怡善畫牛澗南得其師法水村山郭或寢或訛點綴生動野趣橫溢特不肯輕以與人嘗有某氏持扇求畫漫應之翌日持名柬來促乃大怒曰而亦知朱亦僑平日不肯爲汝輩作畫乎擲

扇還之其人喪氣而去然澗南極謙雅真率少時爲諸生中年後久棄舉子業余晤見時年已七十餘猶執弟子禮家無儋石口不言貧疏食布衣晏如也

李少白茂才工詩古文詞見余畫心愛之願受學焉余云學畫年過四十恐失之晚少白志益堅請益力乃出其藁相示雖亂頭麤服然不是全無邱壑者因以焦墨竄改數處較之原作頓見精采文人心思何所不至苟鍥而不舍安知異日不卓然成家也

子注茂才

啟山

少白之兄子也英年嗜學工古今體詩所著

有扶疏閣集執經於余者數年矣近亦受畫學位置清楚無冗襍之病異日可許成家凡作畫先講邱壑亦猶作文之先講篇段也邱壑分明則篇段成就矣卽宜進之以烘染而氣

韻之生動骨采之蒼秀則全從乾筆皴擦中得來善用乾筆則畫之能事思過半矣

齊子治

學裘

婺源人梅麓太守之子詩學東坡書法宗歐虞

畫亦力追元人嘗贈余扇頭設色小景蒼秀有氣骨英年得此詣力未易量其所到

余門弟子受畫學者如戴孝廉

嘉德

字立齋江西大庾人達

孝廉

麟字厚庵內府正白旗人此二子天分皆極高一別數

年今歲俱從京師南下順道過淮見訪學舍匆匆卽別惜未叩其所學也

雷菱舟騎尉

良弼

存齋之令嗣也花卉翎毛妙得南田風致

其夫人靜莊女史名守箴亦工寫生余嘗見其扇頭作穿花蛺蝶活色生香栩栩然如欲飛去而傲霜秋豔圖絹本立軸

尤爲絕妙之作冷豔澹冶脫盡脂粉習擬之憚清於真未肯多讓也

菱舟好蓄古錢論畫之暇嘗出所藏以相賞翫余已錄數種採入泉史嘗言于役津門道經山左所見頗多異品余屬其廣爲搜訪以補泉史之闕軼果有所得當作山水巨幀以報之云

畫雖小技然亦須屏除他好養如木雞苦心孤詣上追古人積至十數年無間寒暑方有進境若銳意作畫不及數月功已間斷畏難而憚苦不能于苦中求甘難中求易堂堂白日去如馳不亦大可惜乎作畫且然何況文章學問斷無不勞而獲之理虛衷集益勿坐井而觀天資深逢源毋臨渴而掘井余屢向諸同人苦口勸學輒曰某爲塵事所累或曰某爲

境遇所迫此皆自暴自棄耳如果立志既定則貧病憂患無適而非學之時也井竈市廛無適而非學之地也敢書此以爲諸同人勸

谿山卧游錄卷三 終

谿山卧游錄卷第四

鎮洋盛大士子履

余友王少尹

字會

字建仁號蒨石司農之五世孫也客遊淮

上訪余於射陽學舍剪鐙對酒詳叙先澤其行篋中有司農  
題畫存藁携以相示亟錄數條見司農所以出入百家獨成  
大作手者天資學力皆臻絕頂非淺學之士所能輕爲學步  
也 仿黃子久爲曹廉讓作題云筆墨余性所耽習每遇知  
音不敢輕試輟作常至經年累月稍得妥適終未得希蹤古  
人此圖爲廉讓年兄所作長夏公餘勉爲點筆清况索米時  
復撓心澁滯從氣韻中不覺現出何以副知音之請乎書以  
誌媿 做大癡爲毘陵唐益公作題云要做元筆須透宋法  
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

在此子久三昧也益老年世翁兄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  
筆墨一道亦從家學得之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  
行矣寫此奉贈請正 倣大癡秋山題云大癡愛佳山水至  
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  
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  
巒渾厚草木華滋於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  
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巨眼有少分相  
合否 倣大癡爲儲又陸作題云余少年筆墨以習帖括未  
能竟學自出於陽羨儲夫子之門後方得專心從事又四十  
餘年矣余猶憶三十年前爲先師作一小幃亦仿大癡爾時  
腸肥腦滿信手塗抹不知作何境界也近與又陸二世兄聚  
首都門歷叙夙昔未免有交密跡踈之嘆又兄欲得拙筆弄

之行囊中以當時時晤言并與前畫一較優劣是必有以教我矣作此圖以請正 倣淡墨雲林題云仿雲林筆最忌有俗父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稿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度幾於古人氣機不相逕庭矣 倣趙大年題云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澹冶中更開跌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於柳暗花明中求之也 倣范華原題云范中立溪山行旅取正面雄偉見其巖巖氣象茲取側勢亦是一法 倣董巨合筆題云畫中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常并私淑思翁近始畧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卽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存之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仿老米筆題云襄陽筆法得董北苑

墨妙而縱橫排宕自成一家其入細處有極深研幾之妙得其迹併得其神則於諸家畫法無微不入矣康熙己丑自春徂夏供奉之暇仿北宋四家鍊筆因少陵有示阿段詩卽以付范侍者石師道人又題 倣小米筆題云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峯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之間進退厚薄之際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其條分縷晰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米畫余未之見爾載年世兄以同里得觀囑筆亦仿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倣梅道人題云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能於位置

間架處步步中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潑墨學者頗多皆粗服亂頭揮灑淋漓以自鳴其得意於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豬之謂也已丑中秋乍霽新涼與會頗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其首 倣董思翁設色題云思翁畫於董巨荆關黃趙倪高諸家悉皆入室瀟灑中有精神黯澹中有明秀皆其得力處也予家舊藏有江上垂綸圖係平遠設色用筆純是古法余變爲高遠摹仿其筆意亦近之但未能脫化耳時已丑九秋九日 仿王叔明題云山樵酷似其舅筆能扛鼎晚年更師巨然一變本家體可稱冰寒於水矣 仿北苑筆爲匡吉作題云匡吉學畫於余已二十年古人成法皆能辨其源流今人學力皆能別其緇素惟用筆處爲窠臼所拘終未能

掉臂游行余願其爲透網之金鱗也前莅任學博時余贈一冊名曰六法金鍼別七八年名已大成近奏最而來以筆墨見示六法能事已綱舉目張若動合機宜平淡天真別有一種生趣似與宋元諸家尙隔一塵今花封又在中州舍此而去定然飛騰變化余尙慮其爲筆墨之障也特再作北苑一圖匡吉果能於意氣機之中意氣機之外精神貫注提撕不忘余雖老鈍不足引道然於此中不無些子相合試於繁劇之際流連展翫一曠胸襟則得一可以悟百定智過其師矣勉旃 大橫披倣設色大癡爲明凱功作題云余於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也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於宋元傳授貫穿處胸中知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因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間一揮灑成片

幅便面無求知於人之心人亦不我知也甲午秋間奉  
命入直以草野之筆達於

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

皇上天縱神靈鑒賞於牝牡驪黃之外反復益增惶悚謹遵  
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間有知  
我者余不敢自諉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秘以供捧  
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以上數條皆司農隨筆偶書然紀  
平生之功力開後學之津梁嘉惠藝林厥功甚鉅題贈匡吉  
一條中云一冊名六法金鍼者卽仿古畫冊名液萃者是也  
此冊卷面題六法金鍼四字係司農之叔撰字與公其題籤  
云八十四叟隨菴換書是冊本贈匡吉不知何時又歸入司  
農家今爲精石所藏余向有摹本携至浙東爲友人竊去至

今以爲恨事

李長蘅程孟陽畫余在虞山張氏屈氏見之最多長蘅孟陽俱以植品績學重於時與婁子柔唐叔達稱嘉定四先生其畫皆逸品非塵中人所能夢見也

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嘗語子柔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子柔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中一姬度曲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携回張室中海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壓雲突兀一峯蒼石路寒松共渺茫莫怪丹青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長蘅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不意遽返道山每邁遺墨想見其爲人此條見周櫟園讀畫錄

陸子若

學欽

余之同里故人同登鄉薦若論畫則余之師也

余少受業於虞山李味霞山人而拘守蹊徑處子若一一駁正之嘗云學近人畫不如多玩古人畫耳子若宗法奉常司農胸有萬卷落筆皆卷軸膏腴澹於榮利無仕宦心中鄉舉不赴公車琴學虞山正派書法蘇米古今體詩出入三唐兩宋間年甫四十遽返道山其品格之高峻性情之恬逸余擬之以李長蘅真如出一轍也

子若有落梅畫冊爲悼亡作也其自題云余臥室前綠萼梅一株花時常與內子徘徊其下今年二月六日晨起盥嗽後小立花陰見殘英滿地振觸悲懷愴然賦之聊成四韻用寫九愁云爾恨煞金鈴少護持哀音無那笛中吹因緣易醒羅浮夢天地難留冰雪姿瘦影本來空俗豔暗香從此費相思

穠華議與閒桃李若問東皇也自疑竹外丰標迥出塵無端  
萎謝向芳晨舊時流水空留影以後繁華不是春直遣罡風  
成小劫可應明月認前身拖泥帶水堪憐汝誰伴孤山處士  
貧怪來粉墜更香飄悽斷芳魂不可招若有人兮風策策寂  
無聊處雨瀟瀟薛階狼籍愁難拾紙帳清寒夢自撩悟得瓊  
姿原幻相漫拈麝墨寫生綃孤懷未肯爲花忙獨對殘英意  
倍傷雪魄不禁春晚晚綃衣猶記澹梳妝昏黃院落悲清角  
寂歷園林弔夕陽任爾廣平心似鐵賦成容易斷人腸

吾鄉距吳門虞山鹿城膠城皆百里而近舊家所藏名畫甚  
多明季迄國初諸小名家各有流傳手蹟而賞鑒家皆能  
別其真贋余自至淮上則所見絕少淮郡人豔稱醴商多藏  
古畫今已散佚卽其所存者亦多假托宋元題款而實贋品

也名畫藏者少識者亦少一江之隔所見所聞已若此甚矣  
畫學之難言也

奚鐵生性孤介其所作畫必視其人之可與乃與之曾有貴  
官慕其名延請數四不得已而往則貴官猶高卧未起閤人  
不肯通報鐵生已心鄙之及相見命家人持絹限以時日鐵  
生大怒嫚罵之貴官亦怒以鐵生愬於令令謂鐵生宜稍貶  
往謝鐵生堅不肯往令素聞鐵生名曰吾豈以貴官辱高士  
哉執轡愈恭卒盡賓主之禮而去嗟乎此令之賢過於貴官  
遠矣

粵東文士能詩者兼工畫黃小舟侍御 玉衡 張南山司馬 維

屏及黃香石明經皆深於畫學者小舟寫梅得王元章遺意  
香石著述甚富曾讀其浮山小志如置身於烟霞泉石間嘯

吸吐納俱有仙氣古藤書屋中餞予南歸作天際歸舟圖筆  
意曠逸南山畫余未之見然人皆言其所作與時派不同性  
酷好松嘗云畫松要於不經意中見極經意處

香石過余宣南寓齋見卧游錄袖之而歸翼日以書來云卧  
游錄簡括精超之作培芳獲濫廁其間何幸如之燈下卒業  
勉題數語未足闡萬一耳吾粵近來工此事者頗多卽如順  
德一邑斐然成章者指不勝屈如二樵葯房虛舟諸君已往  
者不計今則如順德之張如芝孝廉南海之謝蘭生庶常皆  
遠出弟之上弟於此事則真未夢見也知足下物色人才故  
畧言之西泠許玉年茂才筆亦蒼秀所撰畫品係其弟余門  
人乃普手書附呈二紙脩覽今日率作送行圖殊不佳以足  
下嗜痴自忘其醜分韻詩亦並上不足當大雅一粲順候不

具培芳頤首

天津劉少白

庚

以拔萃科貢成均工楷法得晉人風致一日

作數千字妍媚工整絕不錯謬客京師數載曾爲李香雨職

方

副

作設色畫屏甚妙鎮平黃香鐵孝廉

釗

題截句云懸崖

飛瀉百重泉紙上濛濛欲化烟莫怪出山流太急決渠須灌

十洲田桐木十圍棲鳳侶茆屋三間來鶴羣呼僮掃逕露初

滴滴地水痕浮綠雲綠楊深處穩棲鴉水榭風亭日未斜曾

向苑家橋畔見一羣蘆鴨唼荷花歸雁殘霞落暮砧江頭寒

色最蕭森橫江一艇渡邊泊坐看霜烟生夕林

已卯初春天氣寒甚都下鐙市人蹤寂寥雪花如掌余日在

嘉善黃霽青太史

安濤

寓齋圍爐賦詩泊南歸時霽青太史

倩余作山水今已不甚記憶矣鐙下偶檢霽青手牘不勝天

末懷人之感其一函云子履足下春闈竣後得意可知卽擬  
過候緣小事牽率當探明足下不出門時再行奉詣快讀高  
文耳弟大約外典不遠久企妙墨特具絹本一紙本一乞點  
染兩圖他日衙齋坐對如見故人幸甚惟足下正寫萬言策  
時乃遽爲此請殊有能事迫促之懼未識可以金壺餘瀋一  
爲揮灑否也外具作圖景色一紙乞下筆時裁之又一函云  
從者啟行初七之期定否送行詩急就章不佳奈何話雪圖  
已裝好其圖之右方乞書五古十藥韻原作留左方弟當自  
書和作也賓主前後幸勿以摺謙倒置晚間可否得閒望過  
我話別何如此問行佳安濤白

顧南雅學士蘇爲人倫師表翰墨亦弁冕名流善畫蘭余嘗  
作畫蘭歌書於扇頭并寫山水贈之南雅答書云承贈便面

妙擅三絕然弟又有請者暇時希將詩意畫一橫幅并將此詩錄於圖後以爲蕭齋珍翫可裝作手卷乞諸同人題詠不識有此興否此復并謝蕤頓首展翫此書忽忽數年久負良友之請爲歉然也

己卯秋余自都門歸渡江南下篷牕對酒作南徐山色圖倣董華亭設色法淮關樵使長白達公見而愛之索去借觀未幾樵使移節粵海索之竟不見還此卷別無佳處惟有同人題詠一朝失去甚可惜也猶憶王椒畦題云曾經十度過淮南樹色重重暗碧嵐今日披圖一相憶羨君禿筆老猶堪蔣三島題云雲影松陰翠欲遮石梁山徑有人家清輝似入天台路盡日看飛水碧花

烟濤雲嶠圖作於丙子夏日吳門客館中椒畦芝田頗伽諸

君皆有題詠是卷屢易藁卒不工然至今猶鏤不舍置者亦以題跋多故人手蹟也

大庾戴可亭相國海淀園居舊爲富陽董文恭公別業有林泉之勝余於己卯初春移榻寓此雪橋公子屬作園居雪霽圖仿李營邱筆絹本長卷用筆頗合深淺之法惟廊廡亭榭未能工細曾有底藁藏諸篋衍南歸時已失去矣

淮關文津書院林木秀美環繞清漣天長程禹山

虞卿主講

二十餘年極幽棲之樂禹翁素工詩性愛客余嘗作文津雅集圖并繫以詩講堂中有樵使李公

汝校

所作水墨巨障濡

染淋漓神完氣足真傑作也

石谷嘗自題其畫云子久之蒼渾雲林之澹寂仲圭之淵勁叔明之深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懸殊此所以爲百世之宗

而無弊也洎乎近世風趨益下習俗愈卑而支派之說起文進小仙以來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扶董巨之精後學風靡妄以雲間爲口實瑯琊太原兩王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傍流緒沫人自爲家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藉舛風流都盡輦自晷時擲管乞乞窮年爲世俗流派拘牽無由自拔大抵右雲間者深譏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穎茫然識微難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家縱覽右丞思訓荆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按石谷此論是康熙初年間風氣耳近日文進小仙無人願學董與文沈法嗣繁衍瑯琊太原江浙皆奉

爲正宗學者之趨向不謬矣而筆墨遠不逮前人者總以所見名蹟不多故取材未能宏富耳

余在里門偶見裝潢家有殘畫一束中有黃皆令設色山水扇頭妍妙絕倫余問肯售否答云本係托銷之物余適有虞山之行不及還值且扇頭單欸只署皆令二字賈人亦並不知其爲何許人也意此畫未必遽有識者終落余手耳往虞山不數日卽歸急覓之則有客從吳門來見之卽重價購去矣妙畫不易得交臂失之是天下第一恨事皆令名媛介嘉興才女詩文書畫皆佳絕其夫楊世功未有文名有天壤王郎之感皆令以筆墨供薪水轉徙吳門食貧自給虞山錢牧翁邀至絳雲樓留伴柳夫人教授詩學吳梅村祭酒有題鴛湖閨詠詩四律皆令亦有和作附見程迓亭梅村詩箋中詩

箋未有棐本余嘗於友人齋中見之今不能記憶矣梅村詩  
云石州螺黛點新粧小拂烏絲字幾行粉本留香泥蛺蝶錦  
囊添線繡鴛鴦秋風擣素描長卷春日鳴箏製短章江夏只  
今標藝苑無雙才子掃眉娘休言金屋貯神仙獨掩羅裙淚  
泣然栗里縱無歸隱計鹿門猶有賣文錢女兒浦口堪同住  
新婦磯頭擬種田夫壻長楊須執戟不知世有杜樊川絳雲  
樓閣敞空虛女伴相依共索居學士每傳青鳥使蕭娘同步  
紫鸞車新詞折柳還應就舊事焚魚總不如記向馬融譚漢  
史江南淪落老尙書誰吟紈扇繼詞壇白下相逢吳綵鸞才  
比左芬年更少壻求韓重遇應難玉顏屢見鶯花度翠袖須  
愁烟雨寒往事只看予薄命致書知已到長干

近日名家畫流傳淮上者頗少憶數年前有賈人携鐵生

色山水一軸亦並不知畫家爲何許人也因其署名奚岡二字故於軸上貼簽云奚岡先生山水余閱之不禁大笑詭應之曰此是近時人筆墨耳還價甚少賈人去疑其必復來也閱數日縱跡之已爲人購去矣此與黃皆令扇頭同失之於交臂至今悵悵

張船山太守

問陶

四川遂寧人詩名重於海內畫特其餘事

也然山水深得古法折枝鷹鳥蒼秀得神余於虎觀齋中見其所畫奇石獨開生面

孫子瀟庶常

源湘

常熟人余在海虞之語溪偕味霞山人冒

雨扁舟訪之子瀟欣然留宿數日口占一詩見贈云船到柴門老樹迎一身秋雨帶詩情山經我住雲俱懶琴喜君來壁自鳴舊識兒童顏盡熟暫遊城市路偏生年荒酒味清於水

愁對簷花且共傾余亦和韻因率意之作故不存藥子瀟灑  
梅得楊補之筆意

譚韶九明經

天成

一字石舫虞山人余之門下士也爲學官

弟子負重名屢赴省試不得志而終古今體詩神似高青邱  
畫墨蘭墨竹皆工絕

張恂哉

家駒

弟霞房

紫琳

皆吳中諸生先世吾邑人父廉夫

自婁東遷吳因占籍焉余與恂哉昆季叙戚誼爲丈人行每  
過吳門必留宿其家所畫山水皆飽觀焉用筆得元人風格  
霞房弟

家駿

字炯元工人物

王復齋

功後

山東諸城人山水能用乾筆爲竇松軒司馬

汝

鉤

畫桃源護城圖因河隄漫口司馬督兵撿護丁夫各持畚

鍤司馬東西指揮與男婦奔走驚惶之狀歷歷在目可以繼

鄭俠流民國矣

張傳山

百祿

直隸滄州人善山水兼工花卉余於淮上曾見

數幅皆生峭

儀墨農

克中

山西平陽人諸生僑寓嶺南工詩文時黃霽青

爲潮州太守以國士目之赴京兆試路出淮壩持霽青書見訪索余畫山水小冊并贈以詩然未知其工於畫也畫史彙傳中載其畫法宗耕烟散人云

余爲淮上友人作畫少愜意者惟贈趙君瑞卿

瑄

立軸四幅

爲經營慘澹之作然亦祇春景秋景二幅爲愜意耳余素嗜古泉瑞卿贈我如干種皆余未及收藏者平生於金石之學俱未孳翫惟於古泉幣有癖好焉果有瓊玖之投必不吝木李之報也瑞卿篤於友誼性不妄交有古君子風

余好讀乙部書門弟子中惟山陽郝茂才

其髮

史學甚深同

郡人罕有及者余所著宋書補表南北史正例皆郝君所商訂者也嘗索余畫深山論史圖有設色團扇頗佳并擬作條幅贈之惜塵事刺促至今未就耳

凡贈人之畫其題跋皆須親切不泛作渲染烟墨語其題人之畫亦然若詩詞雖佳而與其人不相合則不如不作卽畫亦不能增重也頻伽題余烟海雲嶠圖獎許太過所不克承然中有云千秋豈與汝曹爭一藝亦必古人友是何等兀昇其題奚鐵生雪泉卷云元詩有清閨真若冰雪淨惟其詩格高畫手亦相稱天真見荒率孤抱此幽篁偶作雪泉詩定續滿清聽吾友奚蒙泉風骨老益勁坎壈纏終身但博虛名盛詩篇或遜之畫乃幾季孟點筆爲此圖兼以一詩賡流傳歸

驚農得之動色慶大弓已失楚玉環非取鄭圖爲曹氏作摩今戴景氏  
拏感雲烟先後富題詠老我閱世久萬事等塋甑祇餘文字  
交宿昔同性命展卷盪心魂恍如玉山映題詩苦筆弱著語  
不能硬

余爲頻伽作衆山一覽圖水墨手卷層巒叠嶺頻伽高坐於  
山頂蓋以喻其欽寄磊落不可一世也題云天風起閭闔吹  
來此狂客眼因齊魯青頭爲江湖白雖同萬物遊而視塵境  
窄茲圖刺蒼莽隱現羣真宅虹梁落彩雙雲橫去天尺身曳  
青霞被手弄明月魄諸峯皆兒孫何處躡其跡但望最高頂  
蒼然古松柏

頻伽不工畫而詩深得畫理如七分柳色三分雨二月行人  
過秀州明鏡綠酒春如海細柳紅闌水是羅連朝小雨不成

雪一樹野梅初着花偶逢舊雨能無酒暫放新晴定爲花皆  
絕妙設色小景也至天外星光如替月廊邊屢響未霑泥前  
夜月明今夜雨南山有鳥北山羅六萌車走如雷響三里花  
深奈霧何風澹澹時春在水綠惜惜處客思家柳意困如人  
乍起梅痕澹似酒全消則畫所不到矣

孔俊峯大令

昭杰

山東曲阜人初名昭辰後改今名砥行力

學粹然有古儒者風至聖七十一代裔孫也官鹽城有惠政  
去官之日邑中人士餞送者絡繹道左賦詩贈行積有卷帙  
其瓢城送別圖余所畫也子三長星廬

憲階

次繡山

憲彝

次

經之

憲緯

皆工詩繡山爲余之門下士隨其尊人旅寓淮郡

兄弟聯床拈韻唱酬余爲作淮陰話雨圖水墨冊子係初冬  
景色木葉已脫城堞隱現望郭外帆檣在荒烟苦霧中頗有

意致繡山之夫人葆瑛女史朱氏名璵一字小芷嘉興海鹽人虹舫宗伯之女朶山殿撰之從妹也工隸書揚州焦君仲樸春爲寫學隸圖係青綠宮體余擬作水墨寫意法天寒研凍尙未成也

繡山善畫梅于蕭疎古澹中別有生動之致嘗爲余作一小幅古幹橫斜萬花攢簇蕭然坐對如聞玉真峰頂啁啾翠羽之聲

司馬繡谷少尉鍾江寧人工翎毛花卉寫山水亦磊落有奇氣余見其飛瀑圖冊子石法能用枯筆飛泉奔注聽之有聲知其于此中能事三折肱矣繡谷之妹夢素女史善寫沒骨花卉曾繪百蝶圖用筆超妙着紙欲飛閨閣中擅此絕藝尤不易得飛瓊仙馭遽返瑤池惜夫

青浦陸萊臧

我嵩

余二十年前舊雨也以進士起家官闕中

屢著政績由大令荐擢郡守今春入都訪余于淮上贈余詩有斷縑詩畫十三秋之句蓋紀壬午六月道經淮壩余以詩畫贈行事也事隔十有三年余不復記憶而故人之心惓惓若此殊爲可感

張介純大令

用熙

桐城人余在都門曾訂文字交今官山陽

相聚三載氣誼更洽余嘗贈以畫屏四幀其春林曉黛圖尤爲愜意之作

凡索畫者必以巨幅此最不解事而復紙質粗惡屢憎于人殊屬可笑近日扇面迥不逮前人惟浙產尙佳吳下次之白門則斷不可畫矣淮上扇鋪乃金陵市肆中之尤劣者友人索寫山水又不能不強爲應酬此真畫家之厄也芥航河帥

每索余畫必云淮上無佳紙請君自擇畧可下筆者爲我一揮不計時日且不必限以尺寸也自非深知畫學之甘苦者何能作此語芥翁有願游圖二十四幀其峨嵋積雪圖余所畫也頗蒙賞鑑云

李小洲通守

廣颺

河南鄭州人曩嘗執經于余爲諸生屢試

高等未得一第乃循例貢成均遂登仕版小洲善花卉寫生精于鑒賞少當意者獨于余畫有嗜痂之癖年來遠宦西江音書遲滯余所作偶有愜意者亦無從賞析不勝故人天末之思

是編始于嘉慶丙子冬余在西泠寓齋偶爾輯錄明年丁丑入都添綴若干條嶺南黃香石見而愛之辱爲弁語已卯南歸庋藏篋衍未暇增改羈宦射陽忽忽三載曩昔交

游星離雨散而文章翰墨彌戀舊絲烟雲供養更多新侶  
陽湖惲徵君夙工家學激賞是編頗以元晏自居余乃復  
取友人評論與聞見所及者並著于篇道光壬午十月鎮  
洋盛大士識

余年六十餘詩文皆懶不多作惟于畫學嗜之益篤偶檢  
篋中有舊輯溪山卧游錄始于嘉慶丙子成于道光壬午  
自壬午距今又十寒暑矣曩者持論猶未盡允洽所遇畫  
家亦宜增補因復刪潤一過釐爲四卷嗣後纂述當爲續  
編癸巳嘉平十有二日大士呵凍又識

鄒山卧游錄卷第四

終

# 後序

婁東向推畫數子履先生熟聞鄉前輩之緒論故其用筆蒼古秀逸出入宋元諸大家所著谿山卧游錄哀輯曩聞獨據心得闡前賢之理趣導後學之津梁兼以舊雨題襟新朋翕羽縞帶紵衣之會琴歌酒賦之間寄逸思于霜豪託遙情于烟墨神仙游戲咳唾雲霞竊謂先生此書度畫家以金鍼與詩話相表裏作者既寓意于山水翰墨之中覽者可會心于絹素丹青之外也曩自隨宦瓢城客遊淮郡與先生爲忘年交癸巳之秋家君命曩執贄于門得受詩文義法畫學尙未能問業惟性喜畫梅于寫生賦色粗涉津涯異日倘能屏除塵事究心六法循是編以得其用意之所在而與及門戴李諸君共傳先生之學則固所願也道光甲午季春月望日

關里受業孔憲葵

辛卯壬辰間吾師子履先生以史學數種命變參校因移榻學舍樂數晨夕論史之暇見先生游戲丹青濡染翰素興之所到尺幅千里燮于此事素未究心惟有望洋驚嘆而已先生等身著作六法特其餘事然神明規矩不肯蹈襲時流蹊徑此卧游錄自丙子迄癸巳閱十有八年增刪易藁門下士屢勸魚魯至是始有定本燮雖不能贊一辭而尋繹是書所云七忌三到六長四難之說知畫家宗旨與詩古文詞實無二理卽以史學而論年經月緯屬辭比事敘述詳析體例精密審亦猶畫家之淺深遠近無一繁複色不礙墨墨不礙色也提挈綱領沿討源流論世知人旁通曲暢亦猶畫家之峰巒拱揖泉石迴抱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也然則作畫者若欲游

乎象外得其環中勿泥成法勿趨時好則必胸有數萬卷書  
方能縱橫揮霍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而不僅求之于邱一  
壑間已先生蕭然一羶門無雜客惟問字者屢滿戶外而變  
執經最早受知獨深每有誤述皆得與僱校之列故敢忘其  
禱昧而附綴數語道光甲午孟夏山陽受業郝其燮